

名家讲堂

时刻保持生活的在场感



汪若若，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。作品刊发于《长城》《广州文艺》《时代文学》《当代人》《小说林》等刊，曾获河北青年创作奖。

汪若若

从新闻写作到小说写作，“在场感”一直是我作为文字写作者的核心命题，也是我时刻提醒自己反复校准的认知坐标。“在场感”一端连接着新闻训练教给我的“用脚采访，用笔还原”，另一端通往小说写作所要求的“沉入现场，打捞出那些被忽略的人生”。从石家庄到上海那台笨重笔记本电脑的记忆，到菜场女作家陈慧笔下的红尘烟火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：所谓“在场感”，不是技巧，而是一种选择——是选择二手经验里光滑的“原来如此”，还是选择一手生活里粗粝的“竟然这样”。

同质化生活经验的“藩篱”从何而来

在谈论“同质化生活经验藩篱”之前，我想讲一件小事：十多年前，我刚进入媒体做商业记者，去上海参加一场

新品发布会。当时，单位只有几台笔记本电脑，我背走其中一台比较轻巧的——黑色、方正，其实也相当厚重。当我从石家庄仆仆风尘到了上海香格里拉酒店，看到一线城市同行穿着精致的小套装，手里拿着轻薄又漂亮的苹果笔记本电脑，台上的发布会请来中外名模，在音乐与灯光中陆续推出了数十种家电新品。多年后，我读到了余华的杂文集——《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》，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那个场景。

那不单单是我自身认知的局限，也是我国在高速现代化进程中，地域、代际之间多重现实的叠映。时至今日，依然如此——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，而不是生活在同质化里。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，那就是“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的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，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”。这种压缩式发展，既带来了物质层面的飞跃与丰富，也在精神层面制造出无数断层与褶皱。所以，如何关注、观察集结在四十年里的荣光与迈进、折痕与纹理，并用自己的文字表达出来，是每一位写作者不可回避的责任。

那么，如何能够更加细腻地呈现这个时代？如何让文字更真诚地抵达人心？我认为，关键在于正视“非同质化生活”背后，那道看不到的“同质化生活经验的藩篱”。

为什么有“藩篱”？说个最简单的：如今想知道什么？想了解什么？你打开手机搜索一下，来自世界各地，不同人群的言行、观念、生活方式，都以碎片化、影像化的方式涌至眼前。久而久之，有时候甚至说常常地，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认为：原来如此。

不得不承认，互联世界的网络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，给我们生活带来无尽的便利，但算法和传播，也织就了一个“信息茧房”，让我们在二手经验里难以看到属于个体的、有生命力的“新意”。所以，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，如果不能彻底打破这层包裹，并时时刻刻保持至此之外的视角和感知，那么想要写一个具有“新意”的作品，应该是不太容易的。毕竟，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

打破“藩篱”需进入生活并重建“在场感”

那么，如何打破这个“藩篱”？本质上是一场对认知方式与观察习惯的自我革命，就是全身进入生活并重建“在场感”，让自己到一手生活经验地带去俯身捕捞，而不是流于表面的淡淡观察和浅浅体味。

首先，在场感势必要求写作者回到事物本身，去直面生活现场的混沌与饱满，不仅要“看见”，更要“沉入”。写

小说《喜宴》的时候，一位主编老师说：短篇小说写的是张力，中篇写的是人性幽微。张力何在？幽微何来？她说：那就是写作者在生活中给自己的眼睛，戴上显微镜和望远镜，审视到世界与人心之间的每一道褶皱，用文字去呈现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之间的隐秘关联。那就是要感知时代与生活之间的每一条纹理，用叙事去呈现被淹没的细节和忽略的人生。这种双重注视下，细节与宏大被细细地捕捉出来，文章的张力和幽微自然随即而来。那时候，也许写作者就自然会得到一个“新意”。

其次，“在场感”蕴含着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“边缘洞察”——那里可能是身边被忽略的角落，也可能是地理上的远方。在那里，新鲜素材与真实碰撞，固化的认知往往更容易松懈。

最近备受关注的“素人写作”，可以说是完美展示了一种“边缘洞察”。它的出现并不是在表达“我要写一个好故事”，而是“我为何必须讲述这些”。菜场作家陈慧的《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》《世间的小儿女》《在菜场，在人间》《去有花的地方》，讲了市井百态，讲了红尘烟火，她说自己的写作是为了与自己和解。看看，这就是她找到了那个讲述的“必须”，“藩篱”随即自动脱落。因为她文字诞生的那一刻，直接穿透了都市文学的某些疲态与藩篱，落在了更远的地方。她说：“我们的人生有很多个可能，不要轻易给自己下定义。”这就是菜场女作家的叙事，真切地应回答了我们的生活，并成为读者应对人生的参考答案之一。在我个人理解，这就是“新意”作品一个共有的特质：它们不是前所未有的故事，而是一直存在、一直生长却未被充分言说和表达。

此外，想要一个“新意”作品，我们不妨给“在场感”写作尝试文本的创新。因为在经验看似扁平化的表象下，文本形式的突破和结构的差异，未尝不是一条能够激活感知的“捷径”。今天的阅读，已经是随时随地随手的事儿，过于传统、平滑、单纯的叙事难免会出现被阅读的“疲态”，让读者思绪“出戏”。

所以，想让读者放慢阅读的速度，想吸引读者下意识地去凝视与思考叙述的独特性，那就是不妨尝试多元叙事、非线性时间、视角跳跃、文体拼贴等等，去让自己的写作文本拥有一份“与众不同”。就像陈慧的文字，既高度个人化、带有原生态的“野性”，又是经过深刻反思与转化，如此独特的文本、个性的语言、矛盾的张力、完备的在场感，看似散漫的又时时刻刻展示着真实、复杂人间的那些细节……这样的“新意”着实令人欣喜不已。

作品赏析·散文

信仰的力量

杨敬怀

近期，中央电视台与河北电视台热播的电视连续剧《沉默的荣耀》，以真实历史为蓝本，将吴石、朱枫、聂曦、陈宝仓等隐蔽战线英烈的故事娓娓道来。那些鲜活的英雄形象，让每一位观者都深切体悟到“沉默”背后的千钧重量，读懂了“荣耀”之中的赤诚初心。

剧中，吴石将军的形象立体而厚重。这位被誉为“十二能人”的军事奇才，本可凭高官厚禄安享太平，却在目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堕落与社会上民不聊生的惨状后，毅然踏上布满荆棘的光明之路。身为“国防部参谋次长”，他手握核心军事机密，却甘愿为信仰赴汤蹈火，将《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》等关键情报源源不断传递给党组织，为解放事业抢占先机。被捕后，穷凶极恶的刽子手将竹签一根根钉进他的手指，鲜血顺着指缝滴落，他却面不改色；十天后，酷刑夺走他一只眼睛，三十天后双腿肿胀得无法站立，五十天后皮肤多处溃烂、遍体鳞伤，他始终守口如瓶，以沉默捍卫信仰。临刑前的绝笔诗“凭将一掬丹心在，泉下差堪对我翁”，字字泣血，道尽了革命者的忠诚与决绝。

朱枫的坚韧与决绝同样令人动容。这位外表温婉的女性，以探亲为名深入虎穴，成为连接大陆与台湾地下组织的关键纽带。七次秘密会晤，她以无畏勇气传递千钧情

报；被捕后，她吞金自戕未遂，面对百般酷刑仍坚贞不屈，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。聂曦作为吴石的副官与学生，既是智勇双全的情报中转站，更是生死与共的战友。他冒死转运核心档案、传递机密信息，直至33岁英勇就义，用青春践行了对信仰的庄严承诺。真正的信仰是绝境中的力量源泉：不会游泳的德英，怀揣着台湾工委的联络方式与秘密地址，在假证件暴露、退路被彻底堵死的绝境下，深知自己一旦被捕将牵连无数同志。这个连水都畏惧的姑娘，毅然转身跃入海中，短短几秒的抉择，胜过千言万语。为了信仰舍生忘死，海面上翻涌的浪花，便是她留给世间最刚烈的风骨。电视剧结尾，为掩护交通员送出情报，隐蔽多年的老杜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人斗智斗勇，身负重伤后仍毅然拉响手雷，与敌人同归于尽。还有朱兰等无数无名英雄，他们在隐蔽战线默默坚守，用热血与生命铺就了通往光明的道路。

这部剧最动人的，不仅是谍战情节的惊心动魄，更在于英烈们在信仰与生死、大义与亲情间的抉择。他们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，家中有牵挂的亲人，心中有不舍的温情，但他们更怀揣着对国家民族的赤诚。当个人安危与家国大义面临冲突，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。叛徒的背信弃义，更反衬出这份信仰的弥足珍贵——在威逼利诱面前，英烈们的坚守如金石般不可动摇。这种以丹心铸荣耀、以信仰照千秋的勇气，正是中国革命的

精神脊梁。

走出光影，英烈们的事迹仍在心中激荡。如今的和平盛世，正是无数像吴石、朱枫、聂曦这样的先烈用生命换来的。他们的信仰，不是空洞的口号，而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；他们的荣耀，不是喧嚣的赞誉，而是沉默中的无私奉献。作为新时代的我们，或许无需面临生与死的严峻考验，但这份为理想执着、为正义坚守的精神，依然是前行路上的指路明灯。

人民有信仰，国家有力量，民族有希望。《沉默的荣耀》让沉默的英烈被永远铭记，让不朽的信仰得以代代传承。那些为了国家统一、民族振兴而壮烈牺牲的英雄们，他们的丹心早已融入民族血脉，他们的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奋勇前行。愿我们都能铭记这份沉默的荣耀，以英烈为镜，坚守初心、勇担使命，让信仰的光芒照亮新时代的征程。

这篇观后感以饱满的激情讴歌了隐蔽战线的英雄群像，对吴石、朱枫等烈士的描写细腻感人，“竹签钉指”“吞金自戕”等细节令人震撼。作者不仅复述剧情，更深入挖掘“沉默”与“荣耀”的辩证关系——正是无数英烈以生命守护的沉默，铸就了民族解放的荣光。结尾升华自然，将历史与现实贯通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召力。

(点评 李洁夫)